



立春的五个暗号

(组诗)

■ 高低

◎暗号一:

雪在拆自己的台

雪把屋顶当作最后据点
却先背叛了自己——
一滴,从檐角松手
像迟到者向大地报到
我伸手,接住
这封来自冬天的辞职信
还没读完
已化成
春的第一行水印

◎暗号二:

菜市场起义

韭菜举刀,香椿拎枪
豌豆苗把价格抬成旗帜
它们不喊口号
只让收银员
用二维码
扫描“自由”的斤两
我买了二两
回家清炒
出锅时
已软成
妥协的舌头

◎暗号三:

逆向行走

傍晚,我沿河练习倒着走路
风把柳枝
抽成倒放的胶片
夕阳是一粒
被水吞服的胶囊
副作用是
突然想给前任发
“你那边花开了吗”
又迅速撤回
像一朵花
重新按回枝头

◎暗号四:

影子加班

夜读,“万物生长靠太阳”
我把书合上
影子却留在里面
长出黑色的根
抓住桌面
原来拒绝发芽
也是一种生长——
它替我值夜班
把黑暗一点点熬成
黎明

◎暗号五:

土埋土

凌晨三点
整座城按下暂停
我偷偷把花盆翻个面
把旧土埋进新土
像完成一场小型谋杀
洗手时
第一声鸟叫划破窗帘
不惊动任何春天
却惊动
我指尖微微发热的
罪证

腊月是岁末的压轴,也是年关的序曲。这一月,时光仿佛被拉长,不同的人在寒夜里演绎着不同的生活姿态,渐次铺展成独有的“腊月三境”。一境为烟火奔忙,二境为团圆守望,三境为心安归处。这三重境界,藏着中国人对岁末的敬畏,对团圆的期盼,更藏着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哲学。

腊月第一境,是烟火缭绕的奔忙之境。

“腊月不忙,来年不旺”,这句老话刻在国人的记忆里,催着人们在岁末勤劳务作。灶台边,母亲们系着围裙,泡糯米、磨豆浆、腌咸菜、灌香肠,柴火噼啪作响,蒸汽氤氲升腾,伴着自编的“腊月谣”,把年味一点点熬煮出来。集市上,更是一派喧腾景象:商贩的吆喝声、顾客的讨价还价声、春联福字的红纸翻飞声,交织成最鲜活的市井乐章。乡亲们揣着一年的积蓄,穿梭在摊位间,挑拣着年货,大袋小袋的物品里,装的是对家人的关爱,对新年的期许。就连孩童也忙着“奔忙”,跟着大人贴窗花、扫尘土,或是在院子里追逐嬉闹,把腊月的热闹推向极致。一境的腊月,是“忙并快乐着”,烟火气里藏着对生活的热忱,奔忙中酿着岁月的甘甜。

二境的腊月,是灯火可亲的守望之境。

“有钱没钱,回家过年”,腊月的核心,从来都是团圆。寒风中,车站的路灯下,总有翘首以盼的身影,他们望着远方驶来的车辆,手里攥着温热的茶水,把对亲人的思念熬成漫长

百家笔会

腊月三境

寒尽春将来,腊月终了,便是新春。这三重境界,不仅是腊月的写照,更是人生的隐喻:唯有勤勉奔忙,方能收获成果;唯有心怀守望,方能抵达归宿;唯有心安体适,方能感知幸福。



雪落农家院,忙备新年。蒙海龙 作

的等待。那些漂泊在外的游子,此刻正跨越千山万水,带着一身风尘奔赴家的方向。行囊里装的或许不是贵重的礼物,却是一路积攒的牵挂。夜幕降临,家家户户的窗户透出暖黄的灯光,餐桌上摆满了精心烹制的菜肴,家人围坐,闲话家常,把一年的辛劳、思念都融进酒杯里,咽下肚中。曾读过老舍先生笔下的腊月:“街上的铺户都上了板,门前堆着昨夜落的雪,买卖人家的春联已经贴上,红彤彤的,在白雪的映衬下,格外鲜亮。”这鲜亮的红,正是守望团圆的底色。一境的腊月,无关贫富,

只关乎相聚,灯火深处藏着最质朴的幸福。

三境的腊月,是心安体适的归处之境。

忙过了年货筹备,盼来了亲人团聚,腊月的尾声,更有一份沉淀后的安然。老人们坐在炉火旁,看着晚辈们嬉闹,手里捻着佛珠,或是翻看旧相册,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。阳光好的午后,邻里们搬着小板凳坐在墙根下,晒着太阳,聊着年景,分享着自家的年货,笑声在寒风里荡开。孩子们则捧着糖果,围在长辈身边听过去的故事,腊月的时光,就在这样的慢节

奏里静静流淌。正如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闲适,腊月的这一境,是身心的归位,是心灵的休憩。不必追名逐利,不必奔波劳碌,只需在烟火寻常中感受岁月静好,在亲人陪伴中体悟心安之处即是家。一境的腊月,是岁月的馈赠,让人们在辞旧迎新之际,积攒起前行的力量。

有人说,腊月的境界,藏着中国人的生活底色。奔忙是为了更好地相聚,守望是为了心灵的归依,心安则是对一年的圆满收尾。不同的人,或许身处不同的境遇,却都在腊月里追寻着相同的温暖。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,虽身处陌生境遇,却能以真诚与豁达收获快乐;寻常百姓家,虽无富贵荣华,却能在团圆中感受幸福。

如今,时代变迁,腊月的习俗或许有了些许改变,不再需要亲手磨豆浆、灌香肠,年货也能轻松网购送达,但那份对奔忙的热忱、对团圆的守望、对心安的追寻,从未改变。腊月三境,层层递进,从烟火奔忙到团圆守望,再到心安归处,最终指向的,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寒尽春将来,腊月终了,便是新春。这三重境界,不仅是腊月的写照,更是人生的隐喻:唯有勤勉奔忙,方能收获成果;唯有心怀守望,方能抵达归宿;唯有心安体适,方能感知幸福。腊月已至,愿我们都能在这岁末的时光里,寻得属于自己的那重境界,在烟火寻常中,静待新春的到来。

寒阶待春声

□ 裴金超

清晨推开门,一股凛冽的寒风“呼”地扑进来,撞在脸上,依旧是那种熟悉的、带着细沙般糙砾的刺痛感。然而,手机日历上却赫然写着两个字:立春。

我清晰地记得,那时在乡下的情景。那时,立春的来到在挂历上被明确标注,甚至精确到几点几分。每当这一天临近,母亲总是紧盯着手表,生怕错过了那一刻。如果立春恰巧是在大半夜,她也会轻声而急切地叫醒我们,让我们从温暖的被窝中爬出来。老一辈人有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:春若“打”在炕上,一年易生灾病,所以长辈们对此十分重视。她一边催促着我们,一边高声喊着:“打春了,打春了……”仿佛春天不是自然“来”的,而是被谁一鞭子从冬的巢穴里赶出来的。

乡下人最看重的,还是那句“春打六九头”。如果立春恰在“五九”尾,那便是“春脖子短”,地气上升得急促,农事就要提前;若是在“六九”头,则是“春脖子长”,可以从容地准备。仿佛春天是个活物,能伸出或长或短、温暖的脖颈,来触碰这冰冷的土地。此时田间依旧冰冻,坚硬如铁。然而,若拨开掩盖在荒草下的土地,竟能发现一丝丝细微、几乎不易察觉的潮气。那并非冰雪的融化,而是大地心深处缓缓涌出的润泽。古人的说法更是入木三分,“律回岁晚冰霜少,春到人间草木知。”草木的“知”,恐怕正是从这一点秘而不宣的湿润开始的。

城里的节气,总是过得有些模模糊糊。可春天到底还是来了,终究还是有些痕迹的。公园那株梅树,疏落的枝条上,深红的花苞开始鼓胀起来,硬硬的,像缀满了颗颗小小的、紧抿的嘴唇,即便风再冷,也抵不住那份即将吐露的殷红了。

寒阶之上,霜雪未融,但春的气息已循着风、藏在草、裹着香,悄悄湿润了冬日的余寒。它仿佛告诉人们:最深的希望,往往萌生于最坚硬的寒冷之中;最盛大的破晓,其前夜总是格外漫长而幽暗。它不直言相告,只让你在瑟缩里,自己去触碰、去确信那一丝微弱的暖意。

此刻,且容天地间,再保有片刻冬春之交的清寂与庄严的缄默。在这缄默之中,万物都在聆听,聆听生命深处,那即将破壳而出的、轻轻的碎裂声。

窘迫,也许是面对新一年的迷茫,那一刻你觉得浑身湿冷,像被困在回南天的雾气里,怎么走都走不出去。

可炸春的智慧就在这,别闷着。

把那些烦心事,像剥菜一样剥碎了;把那些想不开的纠结,像包春卷一样包起来。然后,扔进滚烫的生活里,炸它个翻天覆地。

现在住着高楼,少有大油锅去炸一筐春卷。但在我们的小厨房里,炸春的仪式也从来没断过。用空气炸锅也好,用平底锅也罢,把这一冬的积郁、懒散、霉味,都扔进热度里,加上不服输这味佐料,狠狠地炸。听着食物在高温下滋滋作响的声音,就像听见种子在崩裂外壳。

咬下第一口春卷,听见咔嚓那声脆响的时候,就知道破局了。

那是把一冬天的严寒炸碎了,热气腾腾的生机,也就跟着冒出来了。

时光荏苒

“春”字里,住着多少草木的约定

□ 叶艳梅

“春”字落纸的刹那,笔画间怯生生的绿意探了出来。立春一到,这个字就从《月令》的古卷上醒来,带着阴阳流转的消息,化作无数道无形脉动,钻进冻土深梦,叩响老树沉睡的骨节,在人们心头呵出一口白气。

虽名为“立春”,天地却仍是冬日的格局,寒意料峭。祖父说,这是“春天在敲门,人得先听到,草木得先知道”。檐下那冰棱尖端果然悬着一颗欲坠未坠的水珠,这便是“东风解冻”的第一封信了。真正的信使,是村口那株老梅。枝干黝黑如铁,拗着劲,可凑近了看,褐色的萼片已紧紧包裹不住,裂出星星点点胭脂似的红,或是玉样的白,冷香一丝丝固执地渗进清冽的空气里。它不争不闹,只是静静地履约,报告那“阳和起蛰,品物皆

春”的古老消息。

庭前的母亲,正操办另一桩“咬春”的约定。清水里养着的,是白生生的萝卜,水灵灵的春韭。她手持薄刃,将萝卜切成透光的玉片,韭叶理成青翠的丝线。“古人说‘咬得菜根,百事可做’,咱这‘咬春’也是一个理儿。”她一边忙活一边念叨,“立春咬一口,咬的是土里的生发之气,人也就跟着精神了。”刀锋过处,辛辣又清新的气息猛地迸发,那的确是封存了一冬的、泥土深处最直率的生机。另有一盆发了的豆芽,嫩黄的豆瓣顶着肥白的茎,密密地挤着,宛若自己也争着要报春信。

最有仪式感的,莫过于“打春”。村社前的空地上,已立好一头泥土塑的春牛,憨态可掬。时辰一到,须发

皆白的社长大喝一声,执彩杖在牛身上轻轻一打。围观的人们便笑着哄上去,争抢那从牛肚里散落出的五谷。这不是孩童的游戏,而是农人与大地之间最庄重也最朴素的契约:我们打去寒冬的懒散,唤醒沉睡的田地,而你,将回赠我们以金色的收成。抢到的谷粒被郑重地揣进怀里,仿佛真能掂出来年的暖。

孩子们是等不及的。他们跑到溪边,冰面上酥了,透着幽蓝的光,底下有暗流汨汨的声响。不知谁眼尖,指着喊:“快看,鱼!”果然,冰层薄处,几尾黑影正缓缓游弋,背脊几乎快要触到冰面,这便是古书里说的“鱼陟负冰”了。孩童不解这古籍中的雅语,只觉得那鱼儿傻气,又可爱,像是在用脊背试探春天的硬度。岸边的

四季回音

父亲的“五辛盘”

□ 翟杨生

立春的家宴,照例是丰盛的。母亲的炖菜在砂锅里咕嘟作响,孩子们爱吃的糖醋排骨油亮的,唯独父亲面前摆着一个朴素的青瓷小碟,里面整齐码着几样东西:几瓣切得齐整如月牙的雪白蒜头,一小把挺直碧绿的韭菜段,还有几缕嫩姜丝与几点芫荽。

这便是父亲的“五辛盘”了,与满桌的热闹格格不入。这碟子年复一年地出现,也成了我们开饭前年年不落的善意笑谈。弟弟总会率先打趣:“爸,您这‘古董’又端出来啦?”父亲不答话,只是拿起筷子,先夹起一箸蒜,放进口中慢慢嚼着,神情平静得像在完成一项仪式。母亲会笑着圆场:“你爸就信这个,老规矩,说是能驱一冬的寒气。”那时我总觉得,父亲的这份固执里,带着一点迂腐的书生气。

后来偶然读到《荆楚岁时记》,才知道这“五辛盘”古已有之,立春食五辛,为的是“发五脏气,开窍醒神”。我把这古人的道理说给父亲听,他正在细细地择着新买的韭菜,听了点点头,说:“书上说得文绉绉的,其实就是冬天人都窝着,骨头缝里都是懒的,吃点儿‘冲’的,通一通,身上轻快了,春天才算真来了。”此时,阳光落在他花白的鬓角,原来在他心里,春天哪里是日历上的节气,分明是需要

动用味觉、甚至,带一点痛感的辛辣,去唤醒身体里的一种知觉。

去年立春,我因工作烦闷,精神萎靡。父亲默默将那青瓷碟推到我面前。我犹豫了一下,学着他的样子,夹起一段生韭菜放入口中。一股生猛、锐利的辛气瞬间冲开鼻腔,直抵天灵,眼泪几乎要呛出来。然而,那股霸道劲儿过去后,一种奇异的通透感却从胸腔蔓延开来。我怔在那里好一阵,口中残留的辛辣与回甘层层交叠,仿佛一道紧闭的门被悄然冲开。

我忽然就懂了父亲的坚持:他口拙,说不出温情的话,将这盘古人传下来的、最朴素的道理,化为一剂方药,默默地摆在我面前。那辛辣,是他对抗时间流逝与家人离散的武器,是他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,为我们筑起的一座温暖的、关于“家”与“节”的堡垒。

在读懂父亲那份坚守的深意之后,我对那碟青瓷小盘,心头就萦绕着一份格外的敬意。今年的立春,父亲的“五辛盘”依然在桌角,我没有再笑,而是学着他的样子,先向那碟子伸出了筷子。

辛辣在口中化开,我恍若看见,

父亲用他安静的固执,在餐桌这方寸之地,为我们接通了千年岁月里,无数个盼春归的清晨。

玻璃窗上的水汽开始重了,南方的早春,是那种湿漉漉的冷。每到立春前后,空气里那股子怎么也晒不干的潮味,总让人心里生出一股莫名的烦闷。记忆里的立春,是从奶奶的一句“咬春啦,把晦气都咬断”开始的。

老家的立春,仪式感不输过年。书上说,古人讲究咬春,最早是咬萝卜,取的是“咬得草根断,则百事可做”的硬气。到了后来,光吃萝卜太素净,人们便把春天的野菜包进饼里。

《岁时广记》里提过春盘,把韭菜、芸苔切碎了装盘,大家分着吃。古人真是风雅,甚至还讲究花馔,把玉兰、梨花洗净了做成点心,说是把春意吃进肚子里,人也跟着通透。

但在我那里的春天,这雅里头,透着股油滋滋的豪气。

炸春的主角,是一盘堆得像小山一样的春卷。荠菜是刚从地里挖出来的,带着泥土腥气,洗净了切碎。再加上一点点剁碎的肉末,拌上香油,那就是春天的芯子。奶奶的手指像在跳舞,挑一筷子荠菜肉馅,往面皮上一抹,两头一折,顺势一滚,一个枕头样的小包袱就成了。

最精彩的是下锅那一刻。

菜籽油在锅里烧得微微冒烟,奶奶捏着春卷的一头,顺着锅边溜下去,滋啦一声爆响。那声音是霸道的,能穿透回南天的潮湿,钻进你的

炸春

□ 王凤姣

耳朵里,听着就让人精神一振。

春卷在油锅里上下翻滚,原本白生生的皮慢慢变成了金黄色。奶奶说:“冬天是熬过去的,春天得炸出来。炸一炸,就把那股子寒气、霉气都炸跑了。”

刚出锅的春卷,表皮酥得掉渣,烫得人不敢下嘴,可又实在想吃。忍着烫咬上一口,咔嚓一声,酥皮碎裂,里面的荠菜鲜汁顺着嘴角流下来。那滋味,既有油炸的浓烈,又有野菜的清香,混在一起,就是人间最踏实的春味。

后来读杜甫的诗,“迟日江山丽,春风花草香”,总觉得那是文人笔下的春天,秀丽是秀丽,却少了点烟火气。咱们老百姓过日子,春天哪能只有芳香,得来点响动。只有这油锅里滚过的炸春,才配得上万物复苏的劲头。

外面是阴雨连绵的倒春寒,屋子里是油香四溢的热乎气。爸妈围着灶台帮忙递盘子,我蹲在旁边啃春卷,连猫都凑过来蹭我腿。这种热乎气和外头的冷对着干,才叫迎春。

其实,这所有的仪式,归根结底,都是为了唤醒那个沉睡的精气神。

立春这一天,阳气初生,但也最娇嫩。乍暖还寒时候,人最容易犯懒、犯愁。现在再想,炸春也意味着破局。人这一辈子,谁还没个“倒春寒”呢?也许是刚过完年囊中羞涩的